

陳大慶吳廷琰會談記

黃天邁

去(七十二)年八月廿二日是陳大慶將軍(下稱養公)逝世十週年紀念日。我在紐約拜讀「中外」刊登幾篇紀念養公的大作，列舉養公道德文章、豐功偉業，令人懷念。養公會於四十九年(一九六〇)訪問越南，我適在西貢工作，得陪同養公往越南總統府與吳廷琰總統會談。我所記談話錄由養公帶回臺北，底稿無存。現又屆養公逝世十一週年紀念日，上次談話，事過境遷，已無保密之必要，乃就記憶所及，追記如後，以資紀念。

顯宦世家愛國志士

讓我先介紹吳廷琰的身世、為人與處境。吳廷琰是我國五代時交州(今北越)吳王權的後裔。吳家由北越南遷順化定居。吳廷琰的父親吳廷可曾任成泰王朝輔政大臣，有子六人，長子廷魁曾任廣南省總督，被越盟(越共前身)殺害；次子廷淑獻身天主教會，任永隆主教，他結交梵諦岡神職領袖及各國天主教碩彥，蜚聲國際；廷琰行三；老四廷瑾不求聞達，居家奉養老母；老五廷儒任總統府政治顧問，為人深沉工心計，吳廷琰倚為左右手；老六廷練出任駐英大使。全家都是虔誠天主教徒。越南天主教與佛教、高臺、和好等教派雖共謀國是，因教義不同，思想互異，難免貌合神離；吳家又以掌政權遭嫉，越共飛機挑撥離間，終遂其分化顛覆之陰謀。

吳廷琰中過秀才，畢業於河內大學堂，歷任地方官職，以表現優異，升任平順省總督。一九三二年保大王廷攬吳廷琰出任吏部尚書(即首相)，因吳主張國家獨立，擺脫法國統治，受法殖民政府排斥去職。去職後仍鼓吹獨立，連絡愛國志士，奔走革命。法當局屢次要將其拘禁，乃隱姓埋名，轉入地下活動。一九四四年日軍侵佔越南，越共陰謀活動，挾持吳廷琰到北越。胡志明盡拉攏說服威脅利誘之能事，要吳與其合作，吳始終不為所動。吳對勸他屈服的友人們說：「我不能吞下胡志明的糖衣毒藥。個人受害事小，國家民族受共產黨邪惡勢力箝制，將萬劫不復。我不能做共產黨的工具，也不願作民族罪人。」胡志明願慮吳在南越人望，不敢殺害，吳終於逃脫魔掌。

日本戰敗後，胡志明在北越攫取政權，對法軍作戰。一九四八年法殖民政府召集保大及吳廷琰在香港開會，商討越南前途。吳廷琰主張開國民會議，決定獨立及統一兩大問題；法方反對。一九五四年法軍在奠邊府潰敗，越共盤踞北越。日內瓦國際會議瓜分越南，法國企圖擁保大為南越傀儡國王，與北越分治。吳廷琰時在歐洲，應保大之召，兼程返國，就任總理。一九五五年法軍撤退，越南宣佈獨立為共和國，吳廷琰當選第一任總統。當時軍隊在親法派阮文馨之手。各教派自建勢力範圍，形同割據。平川亂黨橫行，首都受其威脅，國事可以說是一團糟。吳廷琰施其鐵腕，整編軍隊，集中政府權力，剿滅平川亂黨，召開國會，改善民生，勵精圖治。越共不敢公然進攻，偷偷摸摸派遣大批共諜進行滲透。挖地道，打游擊，擾亂鄉村，煽動民衆，以吳廷琰為攻擊主要目標。

效法蔣公堅決反共

吳廷琰崇敬先總統蔣公中正，曾熟讀蔣公名著「蘇俄在中國」，他對蔣公之真知灼見，極為欽佩。吳深深瞭解共產黨的統戰伎倆，拒絕與越共商談。一九五七年起，越共公然侵襲南越鄉村，企圖以鄉村包圍城市。越共佔據一鄉村後，國軍馳援，越共聞風遠颺，臨去時必留下少數共謀偽裝村民，長期潛伏，伺機行事。奔向自由南遷之北越難民，人數在百萬以上，共謀混入其中，共謀在北越都受過嚴格訓練，單線活動，不虞累及同黨。共謀任務除蒐集情報外，並散佈謠言及不利政府之宣傳口號，滲透鄉村基層組織，偽裝善良，討好老百姓。宣傳重點在指摘吳廷琰「獨裁」，爭取自由民主，釋放政治犯，反對內戰。越共做法顯然與中共出一師承，不但愚鬧鄉民受其煽動，自命高明之美國軍政首長也如馬歇爾一流，被其蠱惑。中國大陸悲劇，眼看就要在越南重演。

越共滲透遍及各階層，政府機關、軍隊、學校、教會、寺院、酒吧、舞廳，無孔不入。天主教教堂居然有偽裝修士；佛教寺院有偽裝和尚、尼姑。天主教偽裝修士被破獲後，天主教教會尚能保持緘默；偽裝和尚尼姑被破獲後，佛教徒大肆叫囂，誣政府為「迫害宗教」。一個偽裝尼姑當街引火自焚，表示抗議。越共此一導演傑作，震驚世界。美國人也大聲疾呼，譴責越南政府。學校左傾教員及職業學生推波助瀾，羣起支援被「迫害」之佛教徒。自稱民主人士之社會名流主張停止內戰，與越共和談。國事岌岌，岌岌可危。吳廷琰面對嚴重形勢，屹立不移，採取斷然措施：軟禁少數左傾名流如潘光旦等；搜查寺院，引起軒然大波。美國更施壓力，內外交迫，處境極為艱苦。

吳廷琰對我國反共經驗亟思吸取借鏡。一九五五年派遣梅友春中將訪華，與國家安全局局長鄭介民將軍就商情報及保防合作。鄭將軍為情報反間游擊權威，與梅友春會談時，詳析反共策略，梅友春有「勝讀十年書」之感。商談結果，決定由我方派遣代表前往越南，與吳廷琰面商合作實施細節。一九五六年我奉派前往西貢，當時梅友春任陸軍訓練總監，不再主管情報。梅本法治時代軍官，助吳廷琰剿滅平川亂黨有功，但不為少壯派軍官所喜，故梅雖勇敢善戰，不予兵權。全國情治單位由吳廷儒指揮；總統府內幕僚單位為政治研究室，由陳金線博士主持。經我與陳博士商定合作及我方支援計劃，逐步實施。一九五九年鄭介民將軍逝世，養公繼任國家安全局局長；一九六〇年應吳廷琰總統之邀，訪問越南。

七分政治三分軍事

養公到達西貢第二天，吳廷琰即在總統府約見，從上午九時至下午一時，長談四小時。有幾位部長求見，都被擋駕。據總統府大禮官說：「此次會談時間之久，打破歷年來接見外賓記錄。」吳廷琰雖通漢文，談話仍用法語，我負責傳譯。吳神態嚴肅，情緒激動。他備有立架越南地圖，標明前線越共及美越軍對峙陣地。他用簡報方式，說明佈陣情形及戰況，他抱怨美軍部隊不慣森林沼澤作戰，對越共之四處流竄及出沒無常極感困擾。越官兵受越共宣傳喊話影響，士氣不振。吳廷琰談到美國以自由民主維護人權為藉口，干涉內政，極為憤慨。越南正值與越共作戰，保防工作必須加強，嚴防共謀滲透，限制越共同路人及應聲蟲之行動言論，亦屬必要。美國人受越共及所謂民主人士煽惑，加廷琰以「獨裁」、「暴君」之名，稱吳廷儒為「特務頭子」，指摘陳麗春（廷儒妻）「招權納賄」。又以吳家為天主教徒，蓄意迫害佛教及其他教派，種種攻訐，影響施政作戰。吳廷琰又說明設立「戰略村」經過：「戰略村」係仿照我國保甲制度，集中村民，使能自衛。因各村武器配備不足，村民又無戰鬥能力，往往被越共

輕易佔領，但國軍一到，越共有眼線報告，即逃匿無蹤。雖有種種挫折，吳決定堅持立場，奮鬥到底。

會談時養公雅容謙遜，盛讚吳廷琰之公忠體國，堅決反共，希望剿共成功，與中華民國同為亞洲反共堡壘。養公提供工作重點，以我總統蔣公所定剿匪基本方針「七分政治三分軍事」為準則，加強保防，有效迅速運用情報；組訓民衆，清查戶口，配備民團武器，使軍民合一；爭取民心，堅定反共意識；加強軍中政工，提高士氣；以心戰粉粹敵人虛偽毒惡宣傳。養公並引證若干實例，吳廷琰連稱傾敬。養公承諾：我方工作人員可以客卿身份協助越南政府蒐集有關情報，建立軍中政工制度，代為訓練幹部。至情報之有效迅速運用，越方人員應悉力以赴。美方誤會，我方可相機代為解釋（我會奉命在臺北與美國中央情報局負責人克萊恩博士長談）。總統府會談後趕赴梅友春歡迎午宴，已遲到半小時。

養公留越南三天，另與政治研究室主任陳金線博士及國防部心戰署署長阮文珠中校商討工作問題。養公返國後，吳廷琰曾對我說：「陳將軍輕裘緩帶，有儒將風，看不出他參加東征、北伐、剿匪、抗戰、戡亂，是一位身經百戰的大將。」後來我方在西貢、順化設電監站，越共軍事行動，我方從電訊中獲悉十之六七，惜越方未能善為利用。王昇（化行）將軍率領精銳幹部劉戈崙、阮成章等，代訓越軍幹部。王將軍所著講義，理論與實務並重，洋洋數萬言，吳廷琰甚為推崇。我方工作人員在執行任務時，遭遇不少困難，主要原因是越方人員不能配合，成果距理想甚遠。

荒唐政變國破家亡

一九六三年，越南政治研究室與我方合作業務調歸軍部，我亦奉調回國。不久越南少壯派軍官擁楊文明為首，發動武裝政變。吳廷琰、吳廷儒兄弟逃至堤岸華僑區，被捕獲押返西貢，途中皆被槍殺，陳屍街頭。據傳是亂兵所為，實則此中有人，呼之欲出。歷年來各國政變，無抵抗之國家元首從未被害，吳氏昆仲之下場，可謂慘絕人寰。政變後少壯軍官爭權奪利，互相傾軋。越共節節近逼，阮高祺、阮文紹等「走美國路線」，雖野心勃勃，而力不從心。絕非奸詐如胡志明，狡猾如武元甲的對手。美軍陷入泥足，一九七三年在巴黎簽停火協定，美軍傷亡幾達三十六萬人，超出生戰（韓戰美軍傷亡十六萬人），每天一百萬美金戰費付諸東流，虎頭蛇尾，以不了了之。越軍無力單獨抵抗，終至國破家亡。

吳廷琰生前，對少壯軍官百般安撫，如陳善謙、阮慶等皆收為義子。此輩軍官不滿現狀，受美國人之鼓勵及越共煽惑，終於發動政變。吳廷儒主持情治工作，得罪多人，為眾矢之的。廷儒妻陳麗春「招權納賄」，眾口鑠金。惟吳廷琰不許她干預政治，也是事實。廷儒在順化奉養老母，左右地方行政，頤指氣使，有「土皇帝」之稱。我因工作關係，曾往順化拜訪吳廷琰，並向吳老太太致敬。老太太已九十高齡，臥床見客，傳達侍衛跪拜如儀，聲勢煊赫，無怪人稱「皇官」。吳廷琰受累家人，又譁疾護短，反對派抵毀陷隙，誇大宣傳，亦嫌過火。吳廷琰本身正直清廉，每日凌晨必在總統府小教堂望彌撒，虔誠為國家祈禱。廷琰死後，無國內外銀行私人存款（順化房屋庭園為祖產）。阮高祺、阮文紹等逃亡後優游海外，復國壯志早已消磨於醇酒婦人。誰是誰非，歷史家自有公論。

五十六年（一九六七）我奉派出使加彭，行前蒙養公召見賜宴。時養公已改任警備總司令，猶念念不忘越南。養公會以「七分政治三分軍事」曉諭越方。美越軍反其道而行，軍事打不垮越共，政治也難與越共鬭爭，養公對越南前途深為憂慮。我曾對克萊恩博士言：「倘吳廷琰下臺，越南局勢將不可收拾。」不幸而言中。養公逝世已十一年，回首前塵，緬懷德望，無限追思。